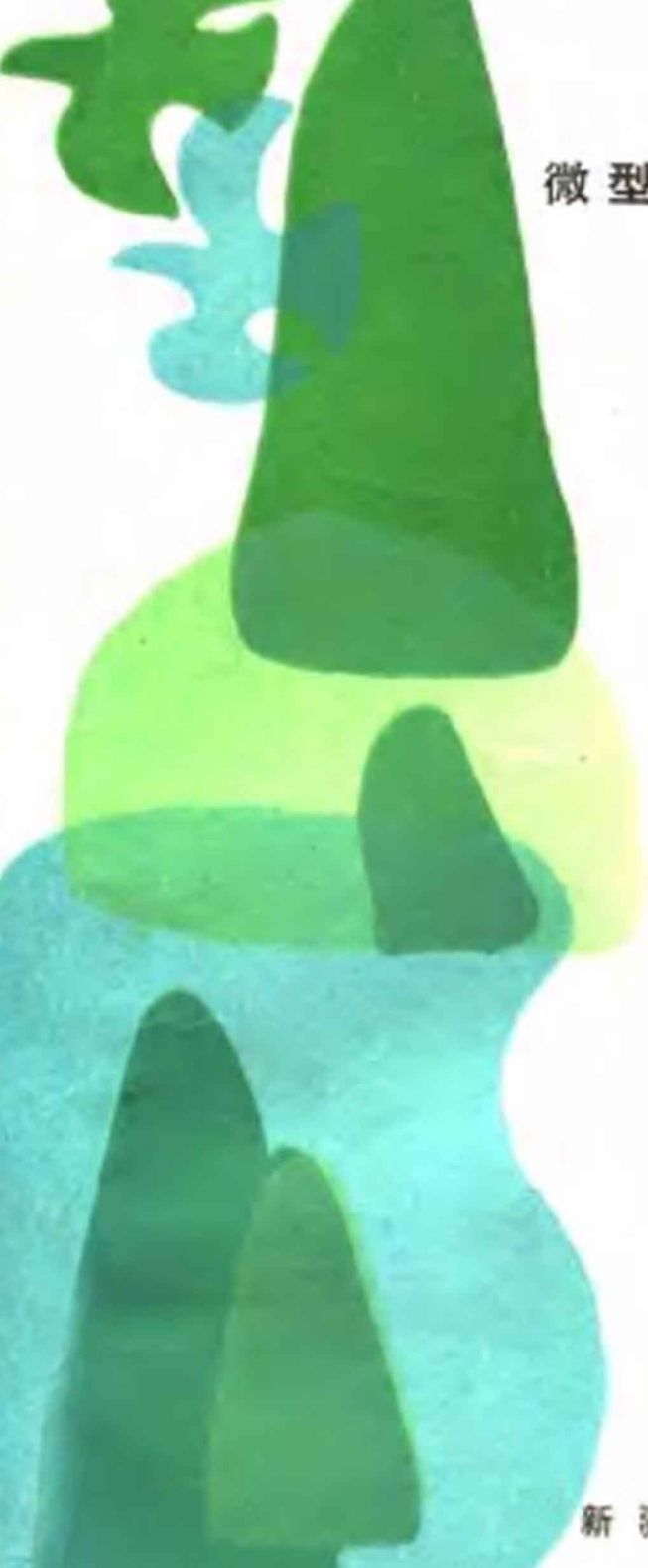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说选

微型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微 型 小 说 选

乌鲁木齐市文联 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王国玲

微型小说选

乌鲁木齐市文联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宁波日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 140,000千字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0,000

书号：10098·184 定价：0.77元



目 录

晨	肖嗣文 (1)
芳芳小卖部	田志海 (6)
伴 奏	胡尔朴 (9)
可恶的虫豸	伊 萍 (12)
奇异的绿豆	姚宝璜 刘尧锡 (17)
“一得阁”墨汁	齐风扬 (21)
梨花、姑娘和诗	叶华霄 (25)
捉 鬼	肖 陈 (28)
愉快的星期日	冯中平 (31)
明星的升起	胡尔朴 (35)
一分钟，就一分钟	尚久骅 吴云龙 (39)
神枪手轶事	吴连增 (43)
时 光	王士勤 (47)
黄球衣	冯骥才 (50)
决不爱他	孟伟哉 (53)
风雪路上	唐 栋 (58)
检讨书	蒋子龙 (61)

裤子们的对话	尚久骏	吴云龙(63)
女 德		祁大慧(67)
明天你休息		丁一石(69)
老人的心		张锐龙(72)
不争气的小盼盼		郭晓雄(75)
不期而遇		刘 茜(78)
晨 曲		楚秀媛(80)
自发功		赵光鸣(83)
伏 “虎”		枫 梦(85)
飞 碟		张 骅(88)
友 情		王 飞(90)
真 诚		姚 梅(94)
生儿育女		章 蕊(97)
餐车主任		曾 捷(99)
发黄的眼镜		张 骅(102)
雨 夜		傅玉咨(105)
老唐的口头禅		赵光鸣(108)
奇特的命令		李宝生(111)
影 票		师 迅(114)
了望塔下		大 慧(116)
掌 声		孟书琴(119)
总会有那么一天		李明德(121)
魔术师仗义耍小技		彭 旷(124)
晚 年		郭晓雄(127)

网	郭绍珍(130)
元元不解其中意	侯学敏(133)
乡下人	常征(135)
清 白	姜昆、姜波(138)
人与人	马素琴(140)
难念的经	桑育林(142)
诗与他与我	董立勃(144)
情 丝	肖 陈(147)
琴声悠扬	王士勤(150)
黑风筝	虞翔鸣(154)
淋浴间里的请示	王尚忠(157)
遗 产	张龙生(160)
猜 拳	李阔榕(163)
背 影	胡秉中(166)
今夜属于我们	张新民(169)
真知灼见	王化中(173)
改作文	邓 戈(176)
诱 惑	樊跃琴(178)
李万元	徐文超(181)
接待手记	欧 诚(184)
標	矫 健(186)
追	樊兴初(189)
开 掘	范皓文(193)
误 会	国东、木蛟(196)

冬	丁普选(199)
党 费	张肃玲(203)
知 音	理 学(206)
吴禄请客	王嫣红(210)
童 音	赵昕明(213)
早霞正红	樊跃琴(215)
悔	姚 梅(218)
姗 姗	胡秉中(221)
这回，我算明白了	童 马(225)
追 索	陈 玮(228)
小汽车的故事	大 悦(231)
标 准	丁瑞良(234)
两个同龄人	李奇渊(235)
一碗牛肉面	姚宝璋、刘尧锡(238)
鹰 翅	左增杰(241)
搭 车	郭绍珍(245)
退 兵	宋首赋(248)
房子，我的命哟！	大 欣(251)
巧 遇	国 良(255)
著名角色A	赵 迪(258)
他和她	权力莉(261)
散场以后	凌 愉(265)
今夜，月儿真圆	丁瑞良(268)
莫测的心	李明德(270)

小 鹿
下 棋
威 力
鸟 情
寄 托
编 后

李宝生(273)
蒋连六(276)
赵 迪(279)
凌 愉(281)
师 钦(285)
(289)

肖嗣文

晨

天将亮未亮的时候，是城市最奇妙的时刻。

我穿着一身运动服，缓缓地绕过街心花园。就象是时钟上的时针和分针相聚在十二点上那样准确，我又看见了她。

她扛着一把大扫帚，一身深蓝色的制服。几缕花白的头发从无檐帽边耷拉下来。

有两年了吧？我几乎天天在这儿碰见她。我是结束晨练到街心花园里去念英语。她呢，可能是下班回家吧！

“怎么？你没带英语书？”她站住，冲我笑笑，问。

“不念啦！一切都结束了，英语不念了。从明天起，早上也不锻炼了。”我挥了一下手，自暴自弃地说。

她的笑容逝去了，询问地看着我。

“您不知道，这两年来，我是在忏悔，是在惩罚自己。我要是从前象这两年一样用功就好了。现在，惩罚的期限已经到了，我接到了分配工作的通知了。”

她还站在我的面前，等我说下去。

“是环卫局的通知，当环卫工人。我有的力气，我不怕……”我突然意识到她，噎回了已经冲到喉咙口的“丢脸”两个字。尴尬地笑笑，“可是英语，对不起，我决心和它‘拜拜’啦”！

她眯了眯眼睛，嘴角抿了一下，脸上闪过一丝愁苦的表情，说：“年轻人，你难道光是把这两年的刻苦学习当作对过去的惩罚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你以后还是要后悔，又要想法来惩罚你自己了。比如我，就后悔我过去学习得太少，可留给我补偿的时候已经不多了。我希望你到我这岁数时，不要有我这种遗憾……”

她扛着大扫帚走了。

我目瞪口呆地盯着她矮小，瘦削的背影……

上午，在市环卫局的会议室里，局长陪同市委领导接见了二百五十名新参加工作的环卫工人。我惊愕地瞪大了眼睛：她正看着我，象

是打招呼似地微微点了点头。我望着她满头的花白头发，清癯慈祥的面庞，眼眶湿润了……

* * *

当城市还似醒非醒，刚刚在朦胧的晨曦中露出隐隐约约的轮廓的时候，如果你到街心花园里来，就可以闻到沁人心脾的微微的幽香。

第一次领略其中妙处，纯属偶然：天未亮，头疼欲裂，我不得不去医院看急诊。捱到和医院只隔一条马路的这个街心花园，实在是支持不住了，只好坐在这儿的一条长凳上喘息。

我打了个盹？天亮了，街心花园里已不只我一人，对面的丁香花丛旁，一位长髯垂胸的老人，正舒缓而刚韧地打着太极拳。身旁的长椅上，一个手捧老厚一本讲义的姑娘，闭着眼睛，嘴唇微动着，念念有辞。我又看了看花坛边，树丛中，老老小小，男男女女，或朗读，或默诵，或舞臂，或踢腿……刹那间，竟象在梦中一样。我使劲晃了晃脑袋，又伸手掐了掐太阳穴。咦？！头一点儿也不疼了！

我欣喜地猛一下站起身，一支娇柔的小树枝仿佛被我吓着了，哆嗦了一下。悬浮在玉箔似的叶片上的小露珠儿，晃两晃，一闪，滴落在我的脸上，凉浸浸的，还带着一股幽幽的香

味儿。

从那一天起，我就成了欣赏街心花园晨妆的常客了。

这几天，我懊丧地发现，一个维吾尔族的年轻妇女，领着一个花骨朵般的小姑娘，竟成了比我还早的欣赏者了。她们坐在原本是属于我的那条绿色的长椅上，互相拍着手，清冷冷地笑着，还时时甜甜地唱着英语字母歌。

我发现，她们轻悠悠地唱着歌的时候，对面丁香树丛旁打太极拳的老人的脸上，花坛边，树丛中人们的脸上，都浮着可以觉察出的象在梦中一样的微笑。

一只大红皮球滚到了我的脚前，我刚弯腰捡起它来，穿着一身红色连衣裙，扎着红纱大蝴蝶结的小姑娘已经站在我的眼前。她仰起圆嘟嘟的脸，用露珠儿般晶莹的眼睛望着我，说：“谢谢叔叔，要不是你拦住它，就要掉到小水渠里去了。”

我吃惊地说不出话来。她的脸蛋，她的五官，一点儿维吾尔族的特征也没有。

我把皮球递给她：“你和你妈妈唱的歌真好听。”

她笑了，笑得真开心，搂着大红皮球直摇晃：“她不是妈妈。妈妈病了，在住院。她是

妈妈病房的护士阿姨。”

“那你爸爸呢？”

“爸爸出差了。”说完，小姑娘抱着大皮球跑了，我听见她的喊声：“阿姨，叔叔说你是我妈妈。”

街心花园里的人们也都听到她小鸟啼啭般的叫声了吧？要不，怎么脸上都浮现了开心的笑容……



田志海

芳芳小卖部

芳芳小卖部是大队小青年打堆的地方，不论阴晴冬夏，闲的节日还是忙的秋收，水泥柜台前总少不了一群打了假条，抱着自家的肩头没话找话的小青年。这不稀奇，站柜台的芳芳实在漂亮。那脸蛋就象十五的月亮，月亮从来就是星星捧着嘛！

“三明治有吗？”这是充斯文。

“给哥们儿来包天池！”这是亮牌子。

烟递过来，话也撂过来：

“跟谁哥儿们？德性！抽烟，外边去！”

芳芳讨厌抽烟。有的人因此得到了灵感。

“芳芳，咱从今儿戒烟，递我盒戒烟糖！”

“嘻，今儿太阳从哪边出来哩，接着，白送！”

啪，芳芳干脆。小伙子更不含糊，食指中
指在透明的衬衣兜里一捻，唰，一张大团结。
那气势，拿去！

芳芳嘴唇轻轻一抿，眼角微微一撩，两只
秀巧细白的小手从收款盒检出一张大票，两张
小票，又一张小票，一个硬币儿，又一个硬币
儿，轻轻按在柜台上。

戒烟糖销售量大增。

芳芳到公社供销社进货，单单上列的第一
项：一箱戒烟糖。

好大的口气哟！经理直咂舌。小卖部和芳
芳在全公社出了名。

二年春上，忽地转了风水。小卖部突然冷
清清，小青年们一下子没了踪影。磨得发亮
的水泥柜台上映着芳芳寂寞的面容，孤鸿月
影，怪伤心的。她不明白，月亮还是从前的月
亮，怎么就见不到星星了呢？

芳芳心跳怦怦地向一位买酱油的大嫂打
听：

“这些天，怎么不见些个人哩？”

“噫？哪些个人哩？”大嫂瞅一眼芳芳的
脸蛋，见她泛了红。于是改变了语气：“那些
个傻精灵子，去年没完成承包合同挨了罚，今
儿啊，都扎田里玩命呢！芳芳，你也别屋里憋

闷着了，到田里瞧瞧，助助威去！”

芳芳茅塞顿开，急忙找来一架拉拉车，捡些食品百货往上装，当触到纸烟箱子时，她突然又犹豫了，是带烟还是带戒烟糖？！



胡尔朴

伴 奏

行政办公室老梁主任长得慈眉善目，鹤发红颜。他勤勤恳恳，事必躬亲。对这位以身作则的忠厚长者，我一直是非常敬重的。

我和他同住一座新楼。一天晚上，他找我去谈话。老梁主任惜时如金，等待他操劳的事情多如牛毛，我有什么事连累得他晚上也不能休息呢？他把我强摁在沙发上坐下，沏上香喷喷的茉莉花茶，自己却坐在我对面的一只小方凳上。我更加惴惴不安了，只把半个屁股挨在沙发上。

“小俞呀，有个问题需要咱们共同解决哟。”老梁主任的寿星眉微微蹙了起来，用厚实的手掌拍了拍自己光润开阔的脑门，“打我们搬进新楼以来，半年多了，总水表上的数字老是大大超过各家各户小水表上加起来的数